仙境漫谈

□张　楚

去鲁院上学

□鲁　敏

鲁七高研班同学合影 鲁敏（二排左三）

我去鲁院上过两回学。一回是2007–2008年的鲁七高研班，一回是眼下仍然在读的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2018–2021）。本来应该还有两次机会：2012年的英文班、2016年的“回炉”再读班，都是逢着孩子中考与高考的前后当口，想想再去上学，实在不够良母。可至今为之遗憾，尤其英文班，是与北京语言大学合办的，封闭强化的程度很高，多好。我的若干梦想里，有一个，就是可以满口飙英文，最好能到那种程度：哪怕就好好地在讲着中文，可一到关键词汇，就非得用英文表达不可。这当然是玩笑，以掩盖至今仍有的失落。

是真的，我特别喜欢上学念书，都有点强迫症，可能因为我最高的全日制教育只到中专为止，也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做卷子。我母亲是小学老师，每次她到镇里县里开会，都会跟外校老师讨要一些我所读年级的试卷，她开会到家已经很迟，我像等待零食一样，扑过去，从她包里翻出试卷，迫不及待就开始做起来，急切的原因是，我想找找看：有我不会的题吗？确实，我整个小学阶段都是第一名，不是我多能干，是那时只学课本上的内容，尚无奥数之类。到初中我换了个大点儿的学校，依然保持这一记录，可到初三第一学期第一次月考，忽然考了个第二名，前面是位复读生。为这事，我整整哭了一个晚上，就是这么死心眼地执念于考试。后来出于对城市户口的考虑，家里让我读了中专，在那里我也是瞄用功争头名。有次中专校搞英语竞赛，我是学习委员，动员半天没人肯参加，只好报了自己，临时猛啃，也拿个一等奖。是好事吗？我自己心里清楚，完全是一种“现实不应”之后的自我补偿。包括工作之后，我也是赌着气地搞自学考试，一路打卡，读了两个大专证书，又读一个本科，可心里还是没有抓落，因这样的“上学”还是太虚拟了。我对校园、课桌、课堂、老师、同学这些，十分着迷。打小的环境中，除开我妈妈不算，我认的干妈，我的舅舅、舅妈，表哥、表嫂，都是老师。我从小就看着他们用钢板刻卷子，两手带黑地油印，考试季连夜批试卷，然后叫我替他们往花名册上腾分数。所以我总是想着：怎么着我也得念个大学呀，最好是到北京。

正因为如此，可以想见，鲁院先后两次的上学机会，我是怎么样的心境。早早工作的失落，上学之心不死而炽烈，中年奔波中的祷祝，似乎都有了应许：我，真的，又，上学了。

老鲁院、新鲁院高研班的读书生活写作场景，许多校友都写过，感受大体相近，细处各有别韵，不赘。写写鲁院与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吧，这其实是原先一个老模式的接续，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两家就联合招收文学创作专业（挂靠文艺学）的硕士研究生班，当时招收的学员中有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毕淑敏、洪峰、徐星等。关于他们那一辈，其实已成为佳话乃至传奇，相形之下，我们实在都还是小兵拉子，所幸是赶上了时隔30年之后，新世纪重新接续上的新一轮招生。

其实人都不新，论年纪，有一小半跟我差不多，40上下，实在是老学生了。开学不久，我们借着英文课上自我介绍的机会，用20%的结巴英文加80%过分流畅的中文一吐心迹，果然，大家的心思庶几相近，对“上学”一事，皆有着此生所系、得偿心愿的感慨，为上这个班，有的考了两年方得上榜，有的不管不顾辞掉工作。确实啊，多好的机会。鲁院与北师大充分协调，把北师大的师资与课程向我们全部敞开，比如李山的中国文化史、方维规的文化思潮研究等，真是受教太多，更不要讲“亲老师”张清华、张柠、张莉的专业课程，还有贾平凹、李敬泽、苏童、西川、邱华栋、祝勇、周晓枫等的文学讲座课，皆十分结实饱满，就包括专门请来因材施教的英文课高老师，也对这帮子“作家学生”有点另眼相看，喜欢一边教英文一边跟我们探讨电影或音乐之类的话题。

前面两学期，北师大的课程有一半课程是在晚间，另一半则视各人的选修科目分布在上午下午，于是乎，我们这帮子老学生就兴致勃勃地披星戴月起来，一大早或深夜，地铁、公交、单车、步行几个模式无缝切换。男生会替女生多拎一程子的书，女生会在包里备一双好走的便鞋，为着能以最高效的方式减少路上的时间，因为课后回去鲁院宿舍楼，大家又会像铁人三项一样，进入下一个阅读与写作的比拼环节。有的发愿要把鲁院图书馆细细排读一轮，有的立下长篇flag，有的则抓紧机会与导师请教。除了校内的大课、小课及专业导师外，鲁院与北师大还为研究生班专门延请了苏童、格非、李敬泽、欧阳江河、李洱等一批名家做校外导师。我与黛安、林苑中等几个有幸得选格非老师，记得我们跑完当天各人的选修，再匆匆约着前往清华园，拐七拐八地，在3月份那浓郁摇摆的花香中，一路摸到胜因院21号格非老师所在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师生对面坐下，格非老师以他一贯的样子，略微斜起脑袋，忧心忡忡似地皱眉而谈，“其实，弗洛伊德关于‘死亡本能’的理论非常重要，建议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我说起来渴慕上学读书，可认真程度在班里真的算是太差了。同学里，学习委舒辉波原来就是中文系高材生，特别用功，把老师提及的书目都尽可能地再延伸阅读。杨遥身为班长，一边操心班务，一边猛写长篇。林东涵是忙着到处加课蹭课，哪怕不为学分。王海雪则对英语起了野心，跑课之余，边啃面包边啃英文。陶丽群是跑步狂人，也是过敏狂人，一边大把吃药一边坐得笔直地上课，用她可爱的方言表示身心上的焦虑。我有回因为出差，缺课，借过曾剑同学的笔记，他把张清华老师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十种方法》记得那叫一个详细，简直以为他是要参加高考，且非考个文科状元不可。

对了，还有2020年6月份的网上毕业季。我们第二届和第三届向迅、周明全、孔亚雷那个班，都是全程关闭话筒的小板凳成员，旁观第一届，即乔叶、林森、王小王、朱山坡他们班的网上论文答辩。虽然大家都不能吭声，可是济济然一堂满屏，回想着有共同又先后走着的这条鲁院北师研究生之路，尤其是今年这个年份的半程，殊难言表的复杂经验里，对世界、对文学、对读书、对鲁院、对老师与同学，更增添无限的感慨与珍重。

想想所有前前后后的鲁院学生，在鲁院上学的或短或长，其所包含的时间与空间自是有限的，并会在反复的回忆中不断被抒情、被覆盖、被越来越大的光圈柔化和做旧，但文学上的后劲却总会以另外一种方式陪伴我们的未来——

未来会怎样？也许整个外部世界，魔方一样总在咔咔咔不停转动，可能是宇宙的大手在随意扭动，也可能来自魔方的滚烫内心，共同驱动着色彩与方块的搭配。病毒或衰老，职业生涯，长途旅行，股市曲线，低碳水饮食，多肉植物，亲人聚散……可我们只要存在，只要一睁眼，始终就会有一股强大的动力，来自肌肉记忆或血液因子，总会从变幻不居的魔方板块中，仓促或深思熟虑地抓取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块，让自己努力运转，让自己愉悦，让自己成立和壮大，让自己贡献价值，与外部接洽，并成为混沌世界的一部分。

那一方块，就是被刻录和祝福过的文学，有时黄色那般明净，有时沉郁如蓝，有时绿肥红瘦。

我还记得去鲁院报到那天，是镇上的朋友开车送的我，登记完毕刚想拎着行李入住，这时孙老师叮嘱说，你们是不是晚上出去喝酒？悠着点，别一喝就多。说实话真是吓了我一跳，冷汗差点流下来。看来鲁院的老师果然厉害，学生报到前早将他们的脾气秉性摸透了。

在我印象中，鲁十五是极为慢热的班级。初始大家很羞怯，独来独往，闷在宿舍里读书写作。上学前最熟的是则臣、鬼金和杨遥，可则臣天天看稿子哄孩子，鬼金动不动回工厂开吊车，杨遥喜欢逛潘家园，根本没空跟我们玩。私下里我常跟斯继东、王凯和肖江虹去吃宵夜。王凯当时在给领导写材料，一般晚上才到，等我们偷偷摸摸出去，一般都10点多了。常去的那家馆子叫“鸡爪王”，在那里我们“正法”过不少亲朋好友（后来才知道我们班藏龙卧虎酒仙辈出，以恩克哈达、新军为最）。如此过了俩月，施院长给班干部们开会说，你们要互相交流，不要只顾埋头傻写。我记得有天晚上，所有的男生都将自己的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备好茶水打开房门等女生来串门，不过干坐良久，楼道里也没什么动静，只有朱子青的房间里不时传来女孩们的笑声。后来我们才知道，朱子青做了充分的准备，光水果就买了四五种，更别提花样繁多的新疆小点心了。

风靡一时的“杀人游戏”好像是我带头玩起来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午后，我招呼了七八位同学在草坪上玩扑克，施院长正好路过，表扬了我们一番，说有青春朝气。被老师表扬后，我们玩性更大，战场通常设在我的宿舍，后来我懒得清理战场，就改到了冯啸然房间。这个游戏很简单，却最能体察人的性格：曹永通常盘腿坐在床上，头缠枕巾贼眉鼠眼，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六耳猕猴”；肖江虹往往第一轮就被干掉，他的逻辑思维能力超强，杀手最为忌惮，因此得名“首轮红”；李金桃很有意思，如果她是平民，总是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千方百计将警察投死，大家都喊她“执著姐”；有“执著姐”当然就有“茫然妹”——赵蓉总是睁着无辜的、迷惘的眼睛盯着法官说，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而季晓涓是我游戏生涯中遇到的最为胆小的一个，只要你看到她脸色苍白，手指发抖，肯定是抓到了“杀手”的牌……我记得阿乙和笛安酒足饭饱后也参加过我们的游戏，他们惊讶的是，我们的游戏水平如此之高，能被优秀的小说家们表扬，我们也都觉得很有面子。另外我发现，痴迷游戏的都是小说家，诗人们往往聚在宿舍里喝酒，郁筐的房间备着好几箱上等白酒，哨兵、符力、郭晓琦他们往往喝着喝着就唱起来。“杀人游戏”最后得到了白院长的关注，有一次他在食堂碰到我，好奇地问，张楚，“杀人游戏”咋玩？于是我联络了五六个同学，陪着白院长在餐桌上玩了两把。

我当时是文体委员，先后组织过拔河比赛、乒乓球比赛，还跟陈涛老师组织过教职工学生篮球赛，哨兵是神投手，据说以前是湖北省青年队的，可孤掌难鸣，架不住陈涛和保安吴作馨的左夹右攻，结果我们以三分惜败。我们还在篮球场上认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涛，他后来成为我们班的“编外人员”，常来找我们喝酒聊文学。我和李兰组织的最后一场活动是毕业晚会，主持人是赵雁、王甜和忻尚龙。尚龙、啸然、新勇和王凯表演的小品堪称经典，据说堪比鲁十三的神作《雷雨》；王晖的乌鲁木齐青口和江虹的贵州青口让我们笑岔了气；傲登的《小绵羊》引得大家引吭高歌；王甜拍的纪录片让我们看红了眼睛；而余思和赵蓉的女声小合唱则直接把大家唱哭了。不光我们哭，老师也都哭。我就是在鲁院发现自己泪腺发达的。作为一名公务员，我向来忌惮眼泪，可一想到马上就要跟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告别，没准儿一辈子都不再相逢，哭泣就成了一种告别的仪式。我和常芳、吕铮、王凯是最后离开鲁院的一批学生，拥抱、挥手、目送……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眼圈红肿，声音嘶哑。那时是夏天，北京的蝉叫得喧嚣聒噪，我们听起来却如是凄切。

我还记得，全班去贵州和重庆社会考察时，坐的是动车。路过襄樊荒野时，车窗外忽地燃起一片大火，火焰熊熊火光摇曳，瞬息将那无尽的黑夜照亮。那时离毕业尚有30天，每个人却预感到离别的笙箫已悄然吹响。我看着那火焰在窗外燃烧又消逝，犹如一段恍惚难言的梦境。作为一个37岁之前一直在小镇生活、写作的文学爱好者，鲁院的四个月无疑是一段仙境里的日子，它让我审视自我，敞开自我，重塑自我，也让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寻找自我，同时它也让我知道，我不是孤独的，我有无数的同行者与同路者，这委实比什么都重要。也许我那时还不曾意识到，这数月的学习到底意味着什么，可在看到野火燃烧的刹那，我模模糊糊地想，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鲁院生活：从最柔软最诚挚处重新出发

□吕　铮

记得上次踏进鲁院大门的时候，我刚过30岁，那时对创作一知半解、对文学懵懵懂懂，鲁院的学习让我开阔了眼界，明确了方向，成功“破圈”。时间一晃而过，这次再进鲁院的时候，“鲁十五”已经成了“鲁三十八”，我也从三十而立到了四十不惑。

时间总是在无情倒数。在完成了开学典礼的发言任务之后，两个月计时开始。文学课、专业课、国情时政、大文化，课程一如既往的精品、高端。我期待的学习生活是努力、克制、有效，因此最初我没有融入到集体生活之中，每天按照自己制定的计划，7点起床，跑步，早餐，上课，然后午餐，再跑步，其他业余时间闭门创作。除了规定时间的分组讨论等活动之外，几乎“与世隔绝”，以至有的同学对我望而却步，在日后熟了才对我说，刚开始以为我是个整日“追赶超越”的不近人情者。

这10年，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我都发生了变化。我所从事的公安工作充满了任务性和压迫感，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存在的理由就是去处理一个个案件、抓捕一个个嫌犯，去解决别人犯下的错误；而写作也开始变得重复，16部长篇的写作填满了我所有的业余时间，渐渐失去了生活本该有的留白和汁水。我就像一个核桃，包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甚至忘了自己的核儿是什么样。入学之前，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为自己的第17部长篇铺路，我将小说的细节碎片整理成50余段，按照逻辑结构进行排列，希望以每天5000字的速度步步为营完成初稿。但在动笔之后，我却发现了问题，这种看似熟练的方法，实际上却阻碍了创作中最珍贵的意外和可能。但这时我已完成了12万字，小说创作和鲁院生活均已过半。我苦于寻找创作的灵魂，开始焦虑和不安。但就在那个夜晚，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那晚我写得疲惫，就在小组群里和同学们畅谈。我们从文学出发，聊起青春、聊起过往、聊起梦想以及生活的不堪。这场畅谈一直持续了五六个小时，从深夜到黎明，意犹未尽。次日醒来，我回看聊天记录，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仿佛有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的心门。一切都变得轻盈起来。在此之前，我是很难想象自己这个油腻的中年男人会当众畅谈梦想的。那天后，我暂停了小说的创作，暂停了“追赶超越”，开始有意识地褪去身上的外壳。与同学们的交流让我收益颇丰，而自己也真正融入了鲁院的气场。那部小说随之峰回路转，虽要面临大量删改，但却找到了新的方向。有人说鲁院是福地，我曾认为是戏言，但这次却信了。我像一个蹦跳的乒乓球，就在弧线越发走低之时，突然遇到了一颗石头，又重新弹了起来。鲁院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块看似貌不惊人的石头，却有着金石为开的能量。

作家写作，要阅尽千山才能写好眼前，要用一根针挖一口井才能找到水源，要跳出自己看自己才能获得定位，要以一个博大善意的胸怀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才能无所畏惧。更重要的是要直面自己的内心。鲁院单纯的学习环境恰恰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课堂学习固然重要，但思想的碰撞更为可贵。大家说出的每个观点，看似说给对方，实际上是在说给自己。我们通过沟通来自问、调整、找寻方向，在艰辛的文学道路上抱团取暖。用书写别人的一生度过自己的一生，是每个写作者的夙愿。在鲁院学习的后半程，我沉浸了下来，从这个教室、校园出发，到世界，到宇宙。写作就是从此地到彼岸的过程，就是从这个“我”到那个“我”的过程，我自认为完成了这个过程，心灵充沛了，灵魂充盈了，内心丰满了，目光辽阔了。这自然比完成一部小说初稿重要太多。

30岁上“鲁十五”的时候，鲁院像一根火柴，擦亮了我，让我充分燃烧，发挥出潜能。这股力量推着我奔跑了10年。2012年，全国公安文联和当代杂志社在鲁院联合举办了我的作品研讨会，一位老师评论我是“出林乳虎”，希望我能保持势头，继续冲刺10年。而时间一晃，10年就这么过去了，再次回归鲁院，我觉得有另外一股力量开始支撑我了，那是一种对写作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从自问“怎么写”转到了“为什么写”。这点弥足珍贵。到底为什么而写呢？在刚出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出版的兴奋，是将自己文字变成铅字的那种成就感，之后逐渐变成了对读者认可、稿酬收获的满足，再往后又生出了是否能获奖、能影视化的期待。但恰恰是越来越多的杂念冲淡了写作的本心。在交流中我曾和小组的同学说，我干了20年警察，写了16年警察故事，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惑，就是无论现在去哪里都不再有陌生感。原来当写作陷入停滞的时候，我会请假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激发灵感，重启潜能，但如今呢，到哪儿都如此熟悉，订票、上车、到达目的地，从此处到彼岸似乎不再有未知领域。这像一个怪圈，让我在循环往复的生活中原地打转。也许这就是我变成核桃的原因，我将自己包裹在了一个茧里，难以破解。而恰逢其时，鲁院给我带来了转机，我重新找到了那种陌生感、那种未知，我放开了束缚，褪去了外壳，全身心地给自己充电。我喜欢一句话：我开我的花，世界结世界的果。其实我们开什么花与这个世界并无关系，但无论花谢花开，花开的过程已弥足珍贵。

儿时做梦总有一个场景，自己身处一片异常壮阔的山川瀑布对面，天空蔚蓝高远，下面是一望无际的湖泊。面对如此的盛景我惊叹不已，觉得自己异常渺小。也许在内心里，我一直梦想着自己的人生与众不同。多年的警察生涯，曾让我认为人生是一出悲剧，但文学梦想却让我明白，即使是悲剧也可以按照喜剧去演。每个人只有这一次旅程，要努力去做永不言悔的事情，开头结尾可以疏忽，但过程要尽力满足。在“鲁三十八”毕业后，我会一如既往地奔跑起来，追赶超越，竭尽全力，但我却懂得了要为自己停留，为梦想停留。鲁院永远是我心灵的栖息地、灵魂的家园，我会永远记得这个黄澄澄的季节、这些微冷干燥的日夜、这些熬夜的畅谈、灵魂的碰撞和走过的那些路。

鲁迅文学院与药居校区校门

鲁院记事

□酒　徒

我对鲁迅文学院慕名已久。当年参与北京第一热电厂改建工程时，作为电力工程师，经常在八里庄附近的工地上加夜班。每每夜班过后，饥肠辘辘，便与朋友们一起，去附近的一个熟悉的地摊撸串儿。举起一块五一瓶的“燕京”，隔着缭绕烟雾，便能看到鲁迅文学院的大门。

直到2018年的10月，我真接到了鲁迅文学院的入学通知。高兴之余，当年遥遥对着鲁院大门撸串的情景又出现在了眼前，恍然如梦。

在报到的当天，我拎着行李直奔鲁院。当年撸串的摊子早已不见踪影，曾经的臭水沟两旁，树影婆娑。附近的陋巷几经整饬，已变得干净而陌生。只有鲁院，依旧是十多年前的模样，与记忆中的那个院子看不出任何分别。

因为从事网络文学创作时间较早，这届同窗当中，我属于年龄较长的一个。因曾在北京工作过十多年，差一点就落地生根，我就成了半个地主。于是乎，报到之后，自然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大伙谈天说地地指点江山。见面伊始还很少聊创作，因为网络文学本身在文学大家庭当中还是一个“小娃娃”，谁也总结不出太准确的文学理论，大家风格各异，又以自由和自我为特色，我之灵丹，也许就是他人之“砒霜”。与其授人以“毒药”，还不如谈谈身边奇闻轶事，以及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

大伙聊起网络文学这20年来的发展，无意之间就达成了一个共识。网络文学，其实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和发展都受益于这20年国家的对外开放和高速发展。而我们这批网络文学作家，人到中年也罢，风华正茂也好，其实都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和国家高速发展的见证者。

鲁院安排的课程很复杂，既有文艺理论，也有艺术赏析。有的老师年事颇高，思维却极为开阔。有的老师年纪不大，在业内却建树颇丰。同学们互相交流，与老师也交流，倒也其乐融融。

一次艺术品鉴课，授课的先生当堂弹起了琵琶曲《十面埋伏》。我虽然是个准乐盲，却也能听出几分“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味道。当天课罢写文，思路无比顺畅，六七千字几乎一挥而就，意外之余，似乎又找到了一个可以静下心来快速进入状态的窍门，不觉欣喜莫名。

又有一堂编剧理论课，老师举的例子恰好是大伙熟悉的作品。老师讲得非常精彩，大伙也听得兴致勃勃。然而课堂之后，几位同学交流，却对该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前景并不怎么看好。原因无他，网络文学作品的很多特色都依赖于想象力，而影视作品却依赖于画面表达。很多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即便由著名编剧操刀，改成影视作品之后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滋味甚至不如原来十分之一，不被市场接受也是必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大伙对于该剧的判断果然一语成箴，甚为遗憾。

好作品通常都不是课堂上教出来的，所以鲁迅文学院的课程设置也不止是课堂的传道解惑。在学习中期，院方组织大伙去了一趟珠三角。这一趟对很多人来说都收获颇丰。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中年”作者，一路上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回顾，对照的则恰恰是自己这40多年的生活记忆。我仿佛亲眼看到了一只蝴蝶的翅膀，引起了怎样的风暴，震撼之余，感慨万千。

与香港一江之隔有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叫做华大基因。当初参观的时候并没觉得它有多先进，其处处节约，甚至给员工的工作餐都颇为简单的企业文化更让人难以将其与传说中那些光鲜亮丽的高科技公司联系到一起。但是不久后，我就又在新闻中看到了这家企业，竟然已经执整个行业之牛耳。因为一年多之后，疫情发生，这家企业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检测试剂，拯救了无数生命，这家企业用事实证明了自己。

想当年我刚刚开始写网络小说时，恐怕很多同龄人在小说里都不敢幻想，有朝一日，中国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能做到世界首屈一指。20年后我却亲眼看到了，在当初任何小说里都不敢写的场景，我还曾在那里吃过一顿简陋至极的工作餐，这如何不让人备感荣幸？

中国一直在变，北京在变，鲁院也在变。只是身处其中，习惯了周围一切都高速发展的人感觉不到其速度而已。

唯一容易感觉到的变化就是我自己的体重。因为鲁院的伙食标准太好，结业时，我比入学之时居然重了整整3公斤。这也算意外收获，偶尔想起，记忆之中就又多了一些笑声。